



鲁迅全集

第二卷

朝花夕拾
诗歌集
热风
坟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录

朝花夕拾

小引	4
狗·猫·鼠	6
阿长与《山海经》	15
二十四孝图	21
五猖会	28
无常	33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41
父亲的病	46
琐记	52
藤野先生	60
范爱农	67
后记	75

诗歌集

别诸弟三首	91
莲蓬人	92

庚子送灶即事	93
祭书神文	94
别诸弟三首	96
惜花四律	97
题照赠仲弟	98
自题小像	99
哀范君三章	100
哭范爱农	102
梦	103
爱之神	104
桃花	105
他们的花园	106
人与时	107
他	108
题赠冯蕙熹	110
送 O. E. 君携兰归国	111
赠邬其山	112
无题	113
赠日本歌人	114
湘灵歌	115
无题二首	116
送增田涉君归国	117
好东西歌	118
公民科歌	119

南京民谣	120
“言词争执”歌	121
无题	122
偶成	123
赠蓬子	124
一二·八战后作	125
自嘲	126
教授杂咏四首	127
无题	128
所闻	129
无题二首	130
答客诮	131
赠画师	132
二十二年元旦	133
题《彷徨》	134
题《呐喊》	135
题三义塔	136
悼杨铨	137
无题	138
赠人	139
悼丁君	140
无题	141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142
无题	143

报载患脑炎戏作·····	144
无题·····	145
秋夜有感·····	146
亥年残秋偶作·····	147

热 风

题记·····	152
随感录二十五·····	155
三十三·····	158
三十五·····	164
三十六·····	166
三十七·····	168
三十八·····	170
随感录三十九·····	175
四十·····	178
四十一·····	181
四十二·····	184
四十三·····	187
四十六·····	189
四十七·····	192
四十八·····	194
四十九·····	196
五十三·····	199
五十四·····	202

五十六“来了”	205
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	208
五十八 人心很古	210
五十九 “圣武”	212
六十一 不满	216
六十二 恨恨而死	218
六十三 “与幼者”	220
六十四 有无相通	223
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225
六十六 生命的路	227
智识即罪恶	229
事实胜于雄辩	234
估《学衡》	236
为“俄国歌剧团”	241
无题	244
“以震其艰深”	246
所谓“国学”	248
儿歌的“反动”	251
“一是之学说”	254
不懂的音译	258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263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266
即小见大	270
望勿“纠正”	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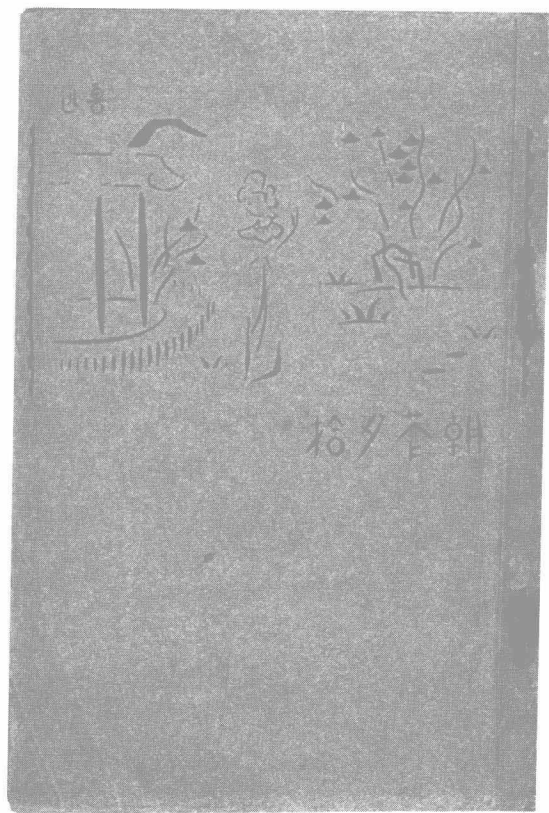
坟

题记	278
人之历史	281
科学史教篇	291
文化偏至论	303
摩罗诗力说	317
我之节烈观	356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366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	378
娜拉走后怎样	389
未有天才之前	396
论雷峰塔的倒掉	400
说胡须	403
论照相之类	408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415
看镜有感	419
春末闲谈	423
灯下漫笔	428
杂忆	436
论“他妈的!”	443
论睁了眼看	447
从胡须说到牙齿	452
坚壁清野主义	461

寡妇主义	465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471
写在《坟》后面	479

朝花夕拾

本书 1928 年 9 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共收作者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十篇。1932 年 9 月改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朝花夕拾》（1928 年未名社初版）

小 引

本篇作于1927年5月1日，初次发表在《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十期（1927年5月25日）。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

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1]，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

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2]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

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

五月一日，广州。

〔1〕“水横枝” 盆景的一种，可供观赏。

〔2〕《莽原》 一种文艺刊物，由鲁迅编辑出版。

狗·猫·鼠

本篇作于1926年2月21日，最初发表在《莽原》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1926年3月10日），副题为《旧事重提之一》。

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猫》；这是自画招供，当然无话可说，——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点担心了。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写了下来，印了出去，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碰着痛处的时候多。万一不慎，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之流，可就危险已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大脚色是“不好惹”的。怎地“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浑身发热之后，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广告道：“看哪！狗不是仇猫的么？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而他还说要打‘落水狗’！”这“逻辑”的奥义，即在用我的话，来证明我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说，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说二二得四，三三见九，也没有一字不错。这些既然都错，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三三见千等等，自然就不错了。

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动机”。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不过想给自

己预先洗刷洗刷。据我想，这在动物心理学家，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可惜我没有这学问。后来，在覃哈特^[1]博士（Dr. O. Dahnhardt）的《自然史底国民童话》里，总算发见了那原因了。据说，是这么一回事：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开了一个会议，鸟，鱼，兽都齐集了，单是缺了象。大会议定，派伙计去迎接它，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阄的就是狗。“我怎么找到那象呢？我没有见过它，也和它不认识。”它问。“那容易，”大众说，“它是驼背的。”狗去了，遇见一匹猫，立刻弓起脊梁来，它便招待，同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象在这里！”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从此以后，狗和猫便成了仇家。

日耳曼人^[2]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便是书籍的装潢，玩具的工致，也无不令人心爱。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猫的弓起脊梁，并不是希图冒充，故意摆架子的，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我的仇猫，是和这大大两样的。

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

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也许倒以为多事，正如我们在万生园里，看见猴子翻筋斗，母象请安，虽然往往破颜一笑，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罢。然而，既经为人，便也只好“党同伐异”，学着人们的说话，随俗来谈一谈，——辩一辩了。

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的。一，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但这也许是限于天分之故罢，假使它的身材比现在大十倍，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么一种态度。然而，这些口实，仿佛又是现在提起笔来的时候添出来的，虽然也像是当时涌上心来的理由。要说得可靠一点，或者倒不如说不过因为它们配合时候的嗥叫，手续竟有这么繁重，闹得别人心烦，尤其是夜间要看书，睡觉的时候。当这些时候，我便要用长竹竿去攻击它们。狗们在大道上配合时，常有闲汉拿了木棍痛打；我曾见大勃吕该尔^[3]（P. Bruegeld. Ä）的一张铜版画 Allegorie der Wollust 上，也画着这回事，可见这样的举动，